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枕上晨鐘 第十二回 富廷偉半夜訴衷情

詞曰：孤燈掩映黃昏後，更幾陣狂風驟。短調長吟意自悠，無情無緒處處成愁。離人想徹痛江州，夢魂千里，空向羅浮，為想雙親憶故丘。一腔幽恨，數載情思，欲訴又還休。

卻說廷偉自十四歲進了學，次年就交十五歲了，斯時情竇大開。嘗見了雲姐，私心贊歎道：「古稱沉魚落雁，閉月羞花，不過如是！娶妻如此，亦人生之快事。」因念受世無大恩，出入之間，見了雲姐，兄妹之禮肅然。那裡知道，雲姐自從得了紫簫這句話之後，見了廷偉，反遮遮掩掩起來，言語之間，亦不甚交接，絕不似以前光景。廷偉卻不知世無有坦腹之意，疑心以為女兒大了，是害羞的意思，自此竟不能常常相見了。忽一日，讀書倦了，無聊之思，作成了一絕。詩曰：

有美東鄰絕世妍，藍由無壁覓良緣。  
分明咫尺高唐路，礙著雲橫未敢前。

詠畢，即將稿兒折置書中。事有湊巧，此日世無因思連日未查廷偉功課，忽然踱到書房來，廷偉正在晝寢，也不驚覺他。因翻閱桌上，卻在書內檢著了那首絕句，展開看了，暗忖道：「他從不出門，並無外遇，此詩為何而作？」一時會過意來，即納之袖中，走到房中，對王氏商議道：「一向有心將雲姐匹配廷偉，今男女俱已長大，若不明言，番彼此反有嫌疑。我意即托韓先生作媒，與廷偉說知，締此絲蘿。再遲二三年做，也了卻一樁大事，你們意下何如？」王氏、朱氏皆說極好。世無當日遂設兩席酒筵，即在書房內，請出韓先生來，說知此情。先生極口稱贊道：「書蘊之才，自是遠大之器，況從幼屬兄賞鑒者，今更以掌珠許字，可謂獨具千秋，探遺珠於滄海，辨璞玉於荆山。敬服，敬服！弟當〔效勞〕。」說畢，即到廷偉房內說知。廷偉因尋不著那首絕句，疑心世無看見取去，心中正驚畏不定，一聞此言，真是天從人願。韓先生即率領至大廳上，請過世無，叩拜了，以定子婿之禮；世無又率領進去，拜了兩個丈母。當日並無別客，師生、翁婿對席，盡飲而散。從此，廷偉在史家，又覺親熱了些，只是雲姐反要避他，竟不能見面了。

卻說，家中大廳之左，有一花園，園之後，通著內邊，園中有台榭、池沼亦頗幽雅。時值清明，因先生回家去了，廷偉獨自無聊，踱至園中，去看花。進得園來，只見雲姐獨自坐在桃花下，手內折了一枝桃花在那裡看。廷偉望見，喜之不勝。悄悄走到背後，在他香肩之上輕輕一拍，道：「賢妹，連日少會，你卻在此獨樂。」雲姐吃了一驚，轉身一看，見是廷偉，即遠遠走開去。廷偉道：「妹何獨自在此？」雲姐道：「見桃花開得爛漫，特來一觀。」廷偉道：「賢妹，只知你愛桃花，焉知桃花不愛妹乎！然而桃花方之我妹，只怕桃花自□□。」雲姐不答。廷偉見雲姐默默無語，又道：「昔為兄妹，今賦關雎，何反畏懼嬌羞，情同陌路？豈以塵俗凡夫，不當妄近仙子乎！」雲姐道：「雖賦關雎，未諧合卺，終有嫌疑。而哥哥竟以凡夫仙子為喻，何言之太毒，而責之太深也。」廷偉笑道：「一時戲言，多有唐突。」遂走近前，一把扯住道：「賢妹少坐，你看春色如許，粉蝶奔忙，昆蟲亦知愛色，為人豈不解韻，爾我正該賞鑒談心。」雲姐立定不動，廷偉便伸手攙他來坐，雲姐變色道：「夫婦之禮，當導之以正，何乃擅行戲謔，哥哥視妹為何如人也？今後切須要尊重些。況上有父母，下有婢僕，倘一旦知之，甚屬不雅。」說罷，撒脫手，竟不顧而去。廷偉頓覺無顏，怏怏而返。歸到書房，暗想：雖受他一場掄白，然話也是正理，只是自見之後，相愛越深，相思越重。而雲姐又深自韜藏，總不得一面矣。不覺思慕傷神，竟成慳慳一病，臥榻不起。世無夫婦俱來看視，請醫調治，那知此乃心病，非藥餌所能少效。一家慌做一堆，雲姐也悄悄著紫簫來問候。廷偉低低問道：「小姐亦知我病乎？」紫簫道：「小姐知大相公抱恙，特令賤妾來問安。」廷偉歎口氣道：「我之病大約不起的了。」紫簫道：「大相公何出此言？」廷偉道：「你來得甚好，有句話要你達上小姐，我此病實為小姐而起。」紫簫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廷偉道：「我與小姐昔為兄妹，今諧琴瑟，我慕之，愛之，不啻連城之璧。何期小姐自結姻以來，反覺情同冰炭！我固始因愛慕，終繼感憤，釀成此病矣。」說罷，不禁淒慘之狀。紫簫道：「大相公放心，小姐必無此意，我且去回復小姐。」廷偉道：「我還有一言，可致意小姐，倘念夫婦之情，肯親來看一看，則我死而瞑目矣。」紫簫道：「待賤妾去說便了。」言罷，回到房中，將廷偉之言，細述一遍。雲姐道：「我以禮節自持，他卻錯怪我了。」紫簫道：「大相公病勢沉重，必要小姐去一看，說得甚覺可憐！」雲姐道：「我怎麼好去！倘人知覺，亦不便。」紫簫道：「小姐與大相公又當別論，原是兄妹，以妹看哥哥的病，亦有何礙？況且除了賤妾之外，更有誰知？」雲姐聽了這番，也十分憐惜，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可先去說，我到晚間人靜之後去一看，叫他預先打發出房中小廝。」紫簫領命，即到書房復了廷偉。廷偉知雲姐肯來，覺得身子爽然了一半。到晚上只推嫌小廝打呼重，不耐煩，著他外面睡了。看看到了黃昏之後，只見紫簫先來說道：「小姐來看相公哩！」隨後雲姐也到，站立牀前，見廷偉吁吁的喘氣，只得問一聲道：「哥哥病勢何如？」廷偉不則聲，但以手相招，雲姐只得又近前一步。廷偉道：「念僕遭家不造，落魄風塵，蒙大人撫以為子，且以賢妹許字，自謂蘋蘩得仍，私心甚喜，且愛慕賢妹。已非一日。只礙著兄妹兩字，終不敢萌非禮之心。今既為夫婦，情難別論，何賢妹微有外我之意？自從受你一番掄白之後，驚愧成病，今蒙玉趾降臨，死亦無憾矣！」說罷，潸潸淚下。雲姐聽了，亦覺慘然，道：「哥哥你休錯怪小妹，以兄班馬之才，妹得侍巾櫛，平生之願足矣！只因雖有伉儷之名，尚虛唱隨之實，終屬有別。所以深自韜藏，以謹男女之嫌耳。」廷偉道：「我還有一言請教。我自揣病入膏肓，倘一旦不祿，則賢妹更當如何？」雲姐道：「婦人從一而終，更有何說！」言訖亦微微掉下幾點淚來。廷偉道：「賢妹情見於詞，仆死亦瞑目，只是尚有一事奉懇，但恐賢妹不依。」雲姐道：「除了非禮之事，斷無不依。」廷偉道：「我病中，豈能言及其他。只因愛妹實深，但求賢妹和衣伴我少睡片刻，即或不幸，九泉之下，亦可了一段夫婦之願矣。」雲姐此時，竟無了主意。欲待不依，又憐他病重，說得哀鳴之狀；欲待應允，又恐他相犯！一時雙頰通紅，默然不語。紫簫道：「小姐就在此少伴相公一會，待我先到房中去看看再來，倘或奶奶叫喚，也好支吾。」雲姐也只是默然。廷偉見他默然不語，料來是肯的了，便手挽香肩，攙他倒去。紫簫道：「小姐，我去就來！」便扣上房門而去。廷偉拉他在被裡去，雲姐道：「我衣服冷，恐冰了你，在外面坐坐罷。」廷偉道：「不妨！」死命扯進被去，雲姐只得依他。廷偉見他進了被，便勸他脫衣服，雲姐卻不依，只好以臉相偎，渾身撫摩，摩到了風流之處，雲姐用手相格。廷偉雖是有病，然因害相思而起，原非膏肓之症。俗云：心病還將心藥醫！此時見了雲姐，病去大半，未免動了慾念，因而婉轉求歡。雲姐抵死不從，說道：「我此番舉動，已屬非禮，若欲他求，實難從命。且我來此，因君在病中，十分不能違命，只得冒昧從依。君不可視我為懷春之行，況爾我佳期有待，何急急於此乎！」言畢，就要起身。廷偉知不能強，只得住了，其餘朱唇絳臉，酥乳香腮，唯命自從。撫摩了一會，廷偉即沉沉睡去。至三更時分，紫簫來催小姐進去，方才驚覺，雲姐即起來，與他上下蓋好。說道：「你寬心將息，我進去了。」廷偉囑以後期。雲姐道：「且看我若不便當，令紫簫不時來看。」說罷而去。

卻說廷偉與雲姐雖無雲雨之歡，然得此一會，了卻相思，身心頓覺爽然，漸漸竟有起色，調養幾日，公然全愈。世無夫婦心上始安，雲姐亦自暗喜。從此廷偉病好之後，只是埋頭讀書。但嘗想著此身雖然安享，婚姻已就，然父母不知下落，家園烏有。家中事，雖然依稀記得些，終不明白。父母當初為何分離的，又不知為何叫刁仁將我藏著，卻受了沈君章許多凌辱。想至此處，不覺淒然，又不覺憤然，因賦詩二章寄感。詩云：

搖落春秋十幾旬，個中心事問誰真！  
恨無勾踐三千卒，喜結田橫五百人。  
生豈空桑虛怙恃，行將何地覓萱椿？  
他年若問門衰落，待浪休教中副輪。

其二

誰憐岐路歷問關，十載含冤淚滿顏。

鬱氣全憑三尺劍，悲風吹透萬重山。

雙親白髮當年恨，孤客青衫此日班。

極目隴頭增淒惻，要離基畔水潺湲。

停筆，又想離父母之時，也有七歲，怎麼父母的儀容，一些也想不起來？胡思亂想了一會，是夜已及二更時分，身子困乏，即隱几而臥。忽夢見父母，儀容枯槁，面身悲感之狀。口裡說道：「我兒，可認得你父母麼？」廷偉一見，扯住了，放聲大哭。此時世無尚未安寢，聽見哭聲是廷偉的。忙到書房中來看，見他伏桌而哭，連推幾推，方才醒來，猶作歔歔不止。知他是做夢，便問道：「為何？」廷偉抬頭見是世無，即站起身來，道：「孩兒偶得一夢。」世無見了桌上的詩，問道：「這詩可是才做的？」答道：「是才做的。」世無道：「看你詩中之意，大有不堪之情，當初記得那姓沈的說你令尊棄世，有母寡居，今據此詩，明明父母俱在，其中定有緣故！倘有別情，何妨告訴我知。」廷偉道：「論起來，大人之前，說也不礙，其實孩兒父母尚在，只是當初分離的時，因在稚年，竟不知委曲。總是孩兒不姓王，連那姓王的，也不是真姓，他本姓刁，是小僕，非父也。」世無愕然，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你本是姓甚？」廷偉道：「本姓富，江南鎮江府丹徒縣人。家父曾為山東巡按，彼不知為著何事，孩兒只得七歲，家母托刁仁夫婦，領至山東，恐人知覓，他故改姓了王。刁仁死後，孩兒即同其婦，在沈家過活，沈姓乃刁仁之友也。彼時孩兒幸遇大人，不至落魄他鄉耳。」世無聽了大驚道：「這等說，你是富珍卿的令郎了！珍卿與我是鄉同年，他的始末，我卻悉知。」廷偉道：「求大人細述其詳！」世無就將出巡兗州府，被盜失印，並劉太監怪他，遣戍陝西。又通行查他的兒子，部駁兩次，後來這事漸漸冷了，前後說了一遍。廷偉道：「今日孩兒如夢方覺，但記得還有一個家姊，姊丈姓鍾，大人必然也知之？」世無道：「令姊丈叫鍾倬然，我也曾會過，當初怪你令尊寵用刁仁，因而翁婿生隙，飄然遠出，你令姐隨往戍所。」廷偉聽到此處，方知這根由。世無又道：「論起來，你是欽犯，劉瑾尚在當權，不可令人知此情由。家中奴僕不可令彼知之，你今後也不必過憂，候鄉試之後，我差人送你至陝西，拜認二親便了。」廷偉謝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孩兒粉身難報！」世無道：「昔為年家，今作翁婿，可見機緣有在耳。」說罷即進內將這番情由，對王、朱二夫人說明，吩咐秘而不提。自此廷偉只是讀書，是年科試又取了批首，進場得中第二名正魁，一家歡喜不了。過了八、九月，收拾進京會試。

評：

螟蛉為子，本欲承祖繼宗，貪其才貌，贅作東牀，私會雲姐，染成重病，點染出色。忽借一夢，寫出想父慕母，是其心思轉關絕奇處。